

外国儿童文学译丛



〔美〕玛乔里·雷诺兹

梁 杰 译

利和宝马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奥利和宝马

〔美〕玛乔里·雷诺兹

梁 杰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纪光碧

封面设计：魏晓明

插图：袁正阳

封面题字：戴 卫

奥利和宝马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25 插页 1 字数88千

1984年6月第一版 1984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900册

书号：R10247·231

定价：0.48元

—

奥利用他的跛腿一跳，跳上了校车的踏板，跟着跨进了校车。他一瘸一拐地沿着通道走去，在一个敞开的窗户旁找到一个空位子，坐了下来，把他的书和午餐盒放在膝盖上。同学们对暑期活动有各种想法，议论起来时激动得尖叫声在他周围回荡着。

“到球场去！”

“迈克，带上球棒！”

“道格，把你的棒球手套借给我，行么？”

“安迪，我到你家去找你。”

只有奥利在静静地坐着。从长期的亲身经历中，他深深懂得，如果你的腿短，腿跛，又戴个大圆眼镜，还经常滑到鼻子上，那么就没有人愿意你参加他们的棒球队。在学校举行比赛挑选人员时，奥利总是站在那儿，直到最后才有人说，“好吧，我想我们不得不要奥利了。”但是，奥利对这些已经习惯了。

汽车开始震动了一下，最后一个男孩子上了

车，很快地坐在奥利旁边的空位子上。这个孩子名叫罗伊·布莱登，是班上最好的棒球手，奥利曾不止一次地帮他做算术习题。

奥利的嘴角微笑着，还在他的眼镜里流露出一种腼腆的友情。可是，罗伊却与通道对面的巴德·多维尔谈了起来，奥利只好转身对着窗外。

这时，汽车正低速前进，爬上了海滨大道。通过开着的窗户，奥利能够嗅到从港口吹来的新鲜的带有咸味的微风。不一会，他们将经过韦斯特利，德拉菲尔德医生的那幢大房子就在悬崖上。那里是周围最幽美的地方。奥利因为他父亲在那儿负责管理而感到非常自豪。这位医生在芝加哥行医，仅在夏季有两个月的时间在来韦斯特利渡过。

“嘿！奥利，”巴德·多维尔咧着嘴笑着，露出了一颗断牙齿。他的声音经过通道在汽车的噼啪声和卡嗒声中听起来很不舒服。“嘿，奥利，我打赌你父亲要失业了。”

“为什么？”奥利问道，紧张地倾斜身体靠着罗伊，凝视着巴德。

“你一定读过报纸了吧，”巴德的声音充满了虚伪的天真，“你知道德拉菲尔德医生遇到不幸事件了。不要骗我。”

“他并没有死，”奥利断然地说，“总有一天他要回来。他仅在今年夏天没有来，但这并不意味着

着他永远不再来了。”

“唉呀，这太糟糕了。”巴德说。

奥利完全可以打他，因为他的腔调连一点难过的味道也没有，完全是幸灾乐祸地对待那种令人激动的新闻报道的语气。“德拉菲尔德医生是一位英雄。”奥利用挑战的口吻说，“在医院烧着时，他救了那个女孩子。”

“不错。但是他又回去了，因为他担心或许大家还没有出来。”巴德嘲笑地说，“这样消防员不得不去救他。我说过，这相当蠢。大家都出来了，而他自己倒全身被烧伤了。”

“无论怎么说，他没有死。”奥利又说，跟着就突然转过身子来。这时，汽车转过一个弯子，车身突然倾斜。

奥利转过头来，能看见在草坪中和花丛中的韦斯特利。那儿的很多窗户都关上了，或用木板钉上了，以防在冬季来自海洋的咆哮着的狂风。这幢房子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因为它耸立在那儿，窗户全部关闭着，在无风的夏季里寂静无声。

奥利知道他父亲在韦斯特利担负着管理工作。整洁的草坪，鲜艳的花坛，在那儿杂草连一分钟也难以冒出头来，这些都是他父亲的工作。照料房屋，安装和取下百叶窗，在冬天检查屋顶的漏洞，油漆小船等项工作都由他父亲来做。他父亲什么活

都能干。医生经常夸奖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奥利知道，完全有理由为他的父亲而自豪。

“德拉菲尔德医生肯定相当有钱。”巴德故意大声叫喊，以使每个同学都能在汽车的卡嗒声中听到，“他肯定相当有钱，因此才能用象你父亲那样能干的人，啥事不做终年荡来荡去。”

这时，奥利能够感觉到他的愤怒的热血冲到他的脸上，紧紧握着他的拳头。

“住嘴！巴德，”罗伊说，“你这个恶棍。”

汽车慢慢停了下来，到了下车的时间了。

奥利住在一幢灰色的小农舍里。这幢农舍座落在一条陡斜的小巷的末端。巷子的最后是一个港口前的船坞。巴德·多维尔住在巷子的中部。奥利不愿意和巴德一起下车。他记得，在回家的路上，巴德有好几次把他绊倒，嘲笑他个子矮，叫他“四眼”，或问他为什么不把一只腿放在路边的高坡上走，那么他就不瘸了。为了避免同巴德一起回家，奥利经常在韦斯特利下车，先找他父亲说一会话。

现在，他一瘸一拐地追着大步前进的巴德走过通道。他假想自己深呼吸一下，就能长到六英尺高，并且能有足够的力气在这条满是灰尘的路上一拳把那个折磨他的人打倒。于是他深呼吸了一下，当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时，他发现自己阳光下，在新鲜的带有咸味的空气中。汽车在通向村子的路

上消失了；巴德站在那儿脸上带着一种傲慢的表情正龇着牙对着他笑。

奥利侧着身子轻轻地走开，朝着韦斯特利的大门走去，在巴德走进他家门前，决不走进那条小巷。

“怎么，你不回家啦？”巴德叫道。

“过一会儿，”奥利说，“我先要同爸爸说一会儿话。”

他沿着被压碎的蛤蚌壳的车道走去。这些蛤蚌壳在阳光中闪烁着白光。他走着，抬起头看着前面的大房子。大房子的窗子都用窗板关闭着，呈现出一种空旷凄凉的景象。在过去几年中，每当这个时候，他们所盼望的德拉菲尔德医生就要来了，房子的每扇窗子都会打开，让海风吹散房子里关闭了一冬的发霉的气味。

医生的妻子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他感到自己在这么大的一幢房子里很孤单，因此在夏季他时常邀请人们去他家作客，邀请来的客人们多么需要休息和新鲜空气。如果没有医生的邀请，他们或许因付不起度假的费用而不能到海滨来。

奥利在这幢房子前面走过，弹动了竖立在蓝色绣球花丛中的白色金属旗杆上的绳子。他昂头远望旗杆顶上的黄铜球，回忆起德拉菲尔德医生住在这里的时候，每天早上他父亲升起星条旗，每到傍



晚太阳西下时，医生亲自把旗子降了下来。

奥利走过悬崖边的草坪，向下看了看从这里可以通向下面一块狭长的白色的海滩。那条险陡的木头台阶，小小的波浪冲向岸边，又退出了港口，一条帆船正在微风中慢慢地划动。他注视着帆船在风中飘荡，船帆在摇动，一会儿向左倾斜着逆风行驶，然后又在闪烁着阳光的水中愉快地前进。

他的目光逗留在距离海岸大约三百码的一个小岛上。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小岛是医生的私人财产，也知道如果他们一旦上了岸，就算强行打开了韦斯特利门。虽然医生是一位善良的人，如果被惊醒就可能非常生气。他曾经明确地表示，他不能宽容未经许可登上小岛的人。

如果没有一只快艇式的小船，一只平底渔船式的小船，是不可能登上小岛的。小岛的周围全是暗礁和岩石。对着韦斯特利那边是一块狭长的沙地，仅能容下一只小船冲向海滩。这里还竖着一块很旧的牌子：闲人莫入，违者法办。

这个岛离岸很近的地方稀疏地种植了松树和低矮的栎树。多少年来，这里一直是医生私人度假的地方。有时候，他和他的妻子来到这里度假。奥利还记得，在他的童年时代，这里就迷住了他，他曾要求父亲带他过去，但他父亲说，“不行，医生告诉我，那儿没有什么事要做。这就是说我不能去，无

论医生在或不在，我都要照他的愿望去做。我自己没去过，我也没有见到别人去过。”奥利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奥利好多年来就能划船了。但是，他知道他一定要以他父亲为榜样。多少次当这幢房子空着的时候，他在风平浪静的日子划着小快艇在小岛的周围，但从没有上过岛。从水面上什么东西也看不到，只能看到岩石、松树和不许入内的牌子。这个岛很大，没有人能讲出在防护林的后面倒底有什么东西。

蛤蚌壳道上传来了嘎扎嘎扎的步伐声，他转过身来看到了他父亲的弯曲的和饱经风霜的身躯。他手里拿着一条毛巾朝着他走来。“喂”，詹宁斯先生说，“学校放假了，你该多么高兴呀！”

“好极了。”奥利说。他不知道，他父亲是否懂得他为什么经常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要停下来，因为他父亲从来不说多少话，只是从那双敏锐的灰色眼睛里流露出慈爱的表情。

“你母亲今天烤了一些小姜汁饼，”他说。

奥利的一双眼睛在他的眼镜后面流露出了喜色。他微笑着说，“我想把我的书和午餐盒子放在您的汽车里。爸爸，我已把我的书桌清理干净了。”

“把它们给我，放到里面去，我将到汽车库取些绳子。”

“谢谢，过一会见。”奥利说着就把他带来的东西交给他父亲。

这个男孩又一瘸一拐地沿着这条路走去，还摸着口袋里四块糖，他只要稍稍绕一点路就能够经过那座围起来的马栏。那里是哈蒙德先生养鞍子马的地方。他把这些马出租给前来度假的人。奥利总是喜欢给马一些东西吃，因为那些马看起来又瘦又疲惫不堪。

他沿着日晒的道路走着，嘴里哼着小调，还四面张望着。一些小别墅的门都已经开了。几辆工人的轻型卡车停放在路旁。有的卡车上装有梯子；有的装满了油漆桶和工具。

在七月份前，奥利必须向来这里避暑的客人递送纽约市的报纸。现在，他们随时都可能到达。奥利去年挣了四十美元，都存入银行了。他打算卖掉他的旧自行车，买一辆新的较轻便的自行车。

奥利转入小巷朝家门走去。这里是一段陡斜的下坡路，他的两腿紧张地弓着走。

奥利走起路来那一瘸一拐的脚步拖起尘土。他看到前面有一块稀奇的石头，灰色的带着小红斑点，看上去正好做一块理想的压纸的镇石。他伸手拾了起来，吐了一口吐沫，在裤子上擦掉了灰尘。

这块石头给人一种很好的感觉。他把石头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他继续向前走，用右手抚摸着

石头的光滑的边缘。突然，他用鼻子吸了一口气，新鲜的海边的空气带来了越来越强的马的刺鼻的味道。这是一种草、尿和屎的混合物，融合成的一种刺激神经的怪味。他把石头换到左手，用右手再一次摸了摸口袋里的糖块。

这时，他走出了小巷，沿着一条短小的路，来到了一个需要粉刷的红色马房前。马房对面是一座用约四英尺半高的白色栅杆围起来的马棚。有几匹马静静地站在马棚里的角落里。这些马都带有马车行里出租的马的那种衰弱和无精打采的神态。那些恶劣的骑马的人使用它们，猛一拉它们的嘴，让它们在坚硬的土地上疾驰。奥利总是认为他能用他的糖块给马的生活增加一点儿乐趣。在世界上任何事情中，奥利最喜欢骑马。有一次他曾问过哈蒙德先生一匹马值多少钱？这位先生粗声粗气地告诉，要三个美元。

因此，奥利常常以假想那些马是属于他的而得到满足。他每次走到那儿，他都假想哪一天他将骑哪一匹马。有时他假想骑在那匹身上有黑白斑的马；另一次，他则假想他骑在那匹栗色马身上，这匹马有四只白蹄子和一个细长的脖子；再一次，他则假想有一匹黑色和一匹棕色马让他选择。

这一次，这些马见到他都竖起了耳朵，他发觉，在这四匹马群中又增加了一匹马。这是一匹栗

色马，有黑色的鬃毛和尾巴。其它的马都走向栅栏，期望得到优待，唯独它没有走过来。奥利想这次倒幸运，因为他只有四块糖。但是，他很有兴趣地注视着那匹栗色马，感到他的马队又扩大了！

这匹马的皮毛脏得难以形容。它的尾巴全成了毛头，肋骨都从它的粗糙的皮毛下露了出来。这匹栗色马很需要清洗，简直不能分清它是哪一种颜色了。奥利细细地观察这匹马，他那块石头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这时，突然一种刺耳的声音使他跳了起来。他向上一望，发现巴德正站在他的身旁。

“想看一些有趣的事吗？”巴德问道，“老哈蒙德出去了。看，他的卡车不在了。”他嘻嘻地笑着，露出了那颗断牙齿。跟着，他从地上拣起了一根很重的木头，向静静的马群扔去。马还在蠕动着嘴唇，品尝着奥利给的糖块。

“住手！”奥利喊到，愤怒地抓住巴德的手臂。可是，那些受惊的马开始吃力地围着栅栏慢跑。那匹栗色马一直孤单单地站在那儿，现在也跟着跑了起来。

奥利毫无办法，怒气冲冲地注视着被吓惊的马群。马毫不犹豫地奔向栅栏，栗色马却领着头飞跑。它虽然看起来很虚弱，但跑起来一点都不像它后面的马那么笨拙地乱撞。飞驰的栗色马靠近了栅栏，巴德弯腰拾起一块石头，猛地一下朝它掷去，砰的一

声，整块石头击在马肋上。栗色马吓得有些发抖。这时，奥利看着它跑到另一边时突然增加了速度。奥利出于对巴德的愤怒和对栗色马的同情，真想不顾撞伤自己冲到栅栏里去。可是使他大吃一惊，栗色马猛地一跃，飞过了高高的栅栏，在外边着地了。

奥利目瞪口呆地站着，突然听到巴德轻轻叫他一声，然后悄悄地说：“不许说是我干的，否则我再单独碰上你就打断你身上的每一条肋骨。”说完，他像一个鬼影绕着牲口棚的角落消失了。就在这时，巴德的父亲多维尔先生从另一个方向急速地走来。

“喂！这儿怎么啦？”多维尔先生胀红着脸大声叫道。他的双眼盯着奥利手里的石头，朝着奥利大摇大摆地走来。

“你扔了石头！本该痛打你一顿。快回家吧！”他一面说着，一面朝栗色马走去。这时，栗色马已经安静下来，正在栅栏外边吃草。

多维尔先生笨拙地走近了栗色马，用手抓住了马缰绳，打开了栅栏门，牵了进去。

“看看那匹马，”他朝着奥利咆哮起来，奥利仍站在那儿。”马已经瘸了，可以肯定是你扔了石头。这次我不告诉哈蒙德先生，因为你和巴德是同班同学。但是，”多维尔先生的眼睛眯成了一条

缝，两条黑眉毛在他的粗鼻子上交叉在一起，“如我再碰上你干这种事，我就告诉你父亲啦，滚开！”

奥利走开时还气得发抖，手里仍然机械地握着那块石头。他想大喊：不是我干的，是巴德干的。但是，多维尔先生是不会相信的。他知道，如果讲出真相，那个经常欺侮他的巴德将会对他更加凶狠。

屈辱和深感不公正使奥利喉咙哽塞，他慢慢朝家中走去。

二

奥利急促地走出了这个陡斜的小巷，希望尽快走出多维尔先生的视线，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看见了前面低矮的灰色房子，终于到家了。含有咸味的空气已经使木瓦房的屋顶变成了灰色，房屋四周和屋顶上的玫瑰花藤长出了一串串波浪式的红花，与蓝色海水的背景交相映辉。

这幢房子四周是用白色木桩围起的篱笆，大门开着，门前站着一条大黑狗。

“嗨，萨姆！”奥利叫道。

这条纽芬兰狗用一种不灵活的慢跑，跳下斜坡，用它的大爪子扒石头，跑到奥利身边还装模作

样地用它的宽脑袋碰撞奥利的肚子。

“萨姆，咱们去游泳吧？”奥利轻轻地拍着紧贴在他身上的那个大脑袋，跟着就用手拉着狗脖圈，一起慢慢走回家去。他们挤进了门，又往上走过一段小路，就进入屋里。满屋里是新烤的食品的香味，鼻子闻到后感到很舒服。奥利把石头放在大厅的桌子上。

大多数男孩子一回到家就会大叫：“妈妈！”但是，奥利却直奔厨房去找他的母亲。因为他高声叫喊，他的母亲也不会听到。很不幸，他母亲出生以来就全聋了。

他看见母亲正站在靠近窗子的桌子旁。窗子旁挂着一只鸟笼，正随着金丝鸟的跳动摆来摆去。奥利的母亲已经把姜汁小饼放进一个深瓦罐里。

奥利在母亲面前转了一圈。这样，她就没有受惊，微笑起来，双眼充满了喜悦，表示出她见到儿子是多么幸福！

她用手作了一个很快的手势，意思是“孩子，你好。”然后，又指指姜汁小饼，微笑着。她一面看着儿子，一面解下了围在她那苗条的腰中的干净的花格围裙。

“等一会儿。”奥利灵巧地用手势答话，并指了指萨姆。

母亲点了点头，懂得她儿子要先去游泳。她不